

红尘迷情系列

烈焰寒冰



[台湾] 沈亚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台湾四小名旦（言情派）之一——沈亚精品集

烈焰寒冰

（原名《烈火》）

〔台湾〕沈亚著

（全一册）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(晋)新登字 2 号

社 长: 马森彪
总 编:
责 编: 华 敏
装 帧: 李庆富

台湾沈亚红尘迷情系列

烈焰寒冰

沈亚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(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)
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美术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6.5 字数: 127 千字

1995 年 5 月第 1 版 1995 年 5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000 册

*

ISBN7-5378-1488-0/I·1450

定价: (全套十册 58.90 元) 本册 6.00 元



[台湾] 沈亚
红尘迷情系列

- ① 红尘摆渡人
- ② 当然不是天使
- ③ 冉冉浮生
- ④ 痴情人儿
- ⑤ 冬季好温柔
- ⑥ 太阳神之怒
- ⑦ 烈焰寒冰
- ⑧ 等待在河的彼岸
- ⑨ 梦中的梦中的梦
- ⑩ 火神之舞

内 容 提 要

来自一个单亲家庭的烈火。

半个圆的缺陷造就了他们一家桀骜不驯的冷冽性格。

他们彼此相爱，却又不自觉的彼此伤害；

这一切纠葛缠绵的爱恨情仇，
隐隐地主宰着烈火的命运。

她选择了叛离，不料却陷入了一个万劫不复的深渊……

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妒忌，使另一股复仇之火……

所有的烈火溅起漫天漫地的火花向她侵逼焚烧，而心如寒冰的她
……

楔子

豪华的舞台上空无一人，工作人员早已将满地的鲜花及彩带收拾干净。夜风轻轻地吹着，凉凉的秋意散布在空气中，清清凉凉的，该是个好天气，但四周却是静肃的！

没有人说话，没有声响——

数秒钟之后，轻轻的，细若未闻的，一阵鼓声微微地飘了出来，在夜风之中居然有那么几分萧索凄凉和诡谲奇异！

渐渐的，鼓声渐渐的变强，单调而节奏分明，一声又一声回荡在全场，一种澎湃激动的情绪渐渐累积，全场两万名观众的心也渐渐的——渐渐的再度沸腾起来！

蓦然，仿佛一声惊雷，舞台的最后方爆出一声巨响，火光直冲上夜幕！

烈火！

他们爆出嘶喊：“烈火！烈火！……”

那嘶喊声如同火焰一般直冲云霄！

“烈火！——”

耀眼的火光伴着越见激昂的旋律，令全场为之疯狂起来，尖叫声撼动天地诸神！

火光之中一个人影慢慢出现，随着她的行动，旋律悠扬起来，摄影机如影随形的跟着她。

场旁的超大荧幕上出现她的脸。

“烈火！”他们继续嘶喊着。

她的脸低低的，身影如同鬼魅一般飘移到舞台的正中央，荧幕的特写上有她乌黑的睫毛轻轻覆着眼，她银白色的长袍随风舞动。

她的手轻轻一扬，如摩西一般，人涛静默、音乐静默——诸神静默——

她轻轻抬首，星眸猛然一睁，漆黑如夜，用力一转身，双手蓦然一扬，银袍翻飞，音乐震天响起——

“烈火！我们爱你！”

“烈火——”

她跃下推送她出场的轨道车，银袍已褪，只剩下身上的一件贴身的金银劲装舞衣，姿态仿若天神，在现场扬起一片雷动疯狂！

她是烈火——



再大的声音也敌不过空间。在舞台不远处的大楼里，厚厚的玻璃窗阻隔了外界所有的喧哗。

大楼里没有灯，漆黑的房间里只有一小簇烟头的光芒忽暗忽明的在空间里移动。

他立在窗口边凝视着不远处的表演舞台，焦距如同摄影机一般依次拉近。

运动场——舞台——舞台上如同火焰蔓延燃烧的身影——及身影正上方的巨大舞台灯——灯正上方的钢丝

目光定住不动，烟上的一截灰烬无声地断落，他的左手仿佛早已预知似的接住——

那是一双大手，修长的指上一枚硕大的虎戒，虎眼一蓝一红闪耀着妖异的光芒……

□ □ □

他站在不远处的大街上，嘴角叼着烟。黑暗的街道上，没有行人，连来往的车辆也没有。如此静肃的夜，远处的音乐声仿佛来自异度空间。

他的眼也盯着舞台，静静的站在那里，不断将焦距拉近，一种可穿越无垠时空的目光。

夜风袭来，如凄如泣……

不知怎么地，他突然一僵，猛然回头，眼睛盯住舞台正前方的大楼顶层，寒意袭上心头——

□ □ □

蓦然，鼓声又是一震，一切全停了下来，她仰首站在

舞台的正中央，上方的舞台灯聚集在她的身上。

“烈火！我们爱你！”两万个声音喊着。

她将视线调回来，脸上分不清是泪还是汗，一朵微笑在她的脸上形成，她仍喘息着开口：“谢谢你们——”突然，她定住了，缓缓抬头——



他打开窗户的一角，伸出长管猎枪——左手的虎戒发出嗜血的光芒——



观众因她奇异的动作而安静下来，运动场的正门爆出一声狂吼：“快闪开！”

一声细不可闻的声响冲破夜空——正中目标——

舞台灯应声而落，她睁大双眼定住一秒钟，然后死命向前冲——

尖叫——

两万声尖叫——划破天宇。

诸神静默……

第一章

医院的长廊上弥漫着可怕的紧张气氛，所有的人全握紧了拳等待着宣判。

“警方到底怎么说？”她终于忍不住开口，脸上的肌肉绷得死紧。

“还能怎么说？”他的眼睛盯着那该死的手术灯。“他们当然是说因为舞台灯太重，钢丝承受不了压力而断裂，难道会说是因为他们保护不周吗？”

她沉默地望向一直立在窗户旁不说话的女人。

她的背脊挺得笔直，仿佛随时都可能会折断一般，发髻仍是一丝不苟的，差别只是她已摘下那仿佛已长在她脸上似的金框眼镜。

她咬着唇，考虑了三秒钟，终于走到她的身边。“嫚，她不会有事的，你不要担心。”

卢嫚，这位曾经得到金钟奖、金马奖及荣冠亚太影后的著名退休女演员仍是静静的站着，似乎根本没将她的话听进去。从玻璃上反映出来她的脸，有一抹奇异的苍白。良久之后，她才缓缓开口：“当时出声警告的那个人找

到没有？”

“没有。”云诵青十分沮丧地回答：“当时现场一片乱哄哄的，根本没人知道那人的长相。”他闭了闭眼，对于这件事十分自责。“对不起……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……”

卢嫚没回答他的话，双眼仍死盯着窗外。“阿绿，我找的人来了吗？”

“来了，现在在办公室里。”

“你留在这里，有什么消息立刻通知我。”她说，头也不回地便往外走。

“可是——”阿绿愣住，追了几步又停住，沮丧地望着她的背影，仿佛喃喃自语的：“……可是你是她妈妈啊！”

云诵青走到她的身边，轻轻拍拍她的肩，无奈地：“算了吧！你还不了解她吗？”

她垂下眼，涩涩地笑了笑：“是啊！跟了她十八年，有时候我是真的还不了解她。”她抬起眼，那令人悚然的手术灯仍刺眼的亮着。



“喂！有没有看今天的报纸？听说昨天烈火在演唱会上被舞台灯砸到，到现在还生死未卜呢！”

“真的？伤得重不重？要不要紧？”周围的人全聚集过来。

“我也听说了，早上我哥在那边神经兮兮的，还被我

妈骂！他爱死烈火了！”

“我看报上说是在最后的安可曲结束的时候发生的。演唱会安可了一个钟头呢！要是她不唱最后那首‘烈火’就没事了！”

她们七嘴八舌地讨论着，比任何时候都还来得更加凝神专注；而她静静坐在窗台上，望着天空上的白云，一副完全置身事外的样子。

“烈欣，你知不知道这件事？”

“我怎么会知道！”她嘲讽地笑了笑。“这和我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姓烈的人那么少，说不定她是你们家的亲戚呢！”有人带点笑的口吻这样说着。

烈欣冷冷地看了那人一眼。“说不定那是她的艺名，我们家这种不良血统可生不出这种震古烁今的大明星！”

虽然她们碰了个大钉子，却也不理她，继续回到她们的讨论中；而她仍以冷冷的眼望着那飘动的白云。才十六岁的年纪，眼底却有太多的忿恨和怨毒——

“烈欣，萨老师找你，叫你去辅导室找她。”

她们又回过头来，似乎要看她到底有什么反应。

烈欣看也不看她们一眼，自窗台上跳下来，转身走出她们的视线——

“一定又是抽烟被抓到。”

“说不定是又溜到舞厅去被逮到了啊！”

她们这样耳语着，眼光都带着一抹轻视和不屑。

在西门町混大的小孩又能如何呢？更何况她还有个流氓老爸——

这样的孩子，原本一出世就该被烙下印记的。

那印记叫“不良品”。



“你知道你姊姊现在怎么样了么？”萨瑄这样焦急地问道：“我看报上说——”

“她不是我姊姊！”她僵硬而怨恨地打断她：“我也不知道她现在到底怎么样了，那不关我的事！”

萨瑄愣了一下，旋即明白过来。在烈欣的眼里，烈火是个叛徒，背弃了他们的家庭——一如那个早已背弃了他们的母亲一样——不可原谅！

十多岁的孩子爱恨是很分明的，在她眼里，她对烈火只有浓烈的恨意，竟找不到半丝关怀！

萨瑄缓缓地叹了口气，看着她，“她是你姊姊，血缘是无法否认的。事情已经过去那么久了，你还这样恨她是不对的。”

烈欣含怨带恨地回视她，“是她先否认的，我没有那种姊姊！”

“烈欣——”

“如果没事，我想回去上课了。”她僵硬地说着，紧抿着唇，执意不肯再留在这里。

萨瑄只有黯然地点点头，在她转过身去的同时轻轻

开口：“如果烈火真的死了，你会原谅她吗？”

“想都别想！”她决绝地回答，打开门，走出她的视线

即使隔着一道门，她那高涨的恨意仍透过木板传到她的面前——而那竟是一种誓不两立的恨！

萨瑄叹了口气，摘下厚厚的眼镜揉揉自己疲惫的眼睛，疲倦地回想着，真不知自己当年所做的，到底是错是对？



他坐在她的面前，健硕高大的身材蕴发无限的爆发力，那一方小小的旋转椅不停地动着，却完全没有轻佻的感觉，只让人感受到他那隐藏着的活力。

他看起来漫不经心，唇角一直带着一抹看不出来，却明显感觉得到的嘲弄笑意。那双清澄的眼不知怎么的，老觉得背后所隐藏的完全不是眼睛所看到的样子似的。

据说，他是最优秀的。

她锐利的眼神打量着他，做着评估。

“还喜欢你所看到的吗？”他轻笑着摊手，棉质的T恤完全藏不住他身上利落的线条。

卢媛推了推她的眼镜。“你很贵。”

“不是‘很贵’，是‘最贵’的。”他仍是笑着纠正她，眼里有种吊儿郎当的高傲，一种完全不将世界放在眼里的高傲嘲讽。

这样的高傲足以致命，但为什么她总觉得他似乎在刻意隐藏着什么，或刻意地伪装着什么似的？

卢嫚瞄了一眼他的资料。“经验很丰富，但是我如何能信任你？”

他夸张地耸耸肩。“以我如此昂贵的价钱，如果还失手，自然得一命还一命啦！我的命也很值钱的，用我来赔烈小姐的命你一点也不吃亏，这你大可放心。”

“你敢担保？”

他笑了，笑容中有一丝嘲弄。“你知道有这类型的保证书吗？如果有，我倒很乐意签一份给你。”他悠闲地注视着她。“大老远把我从国外找回来自然不会只想问我敢不敢担保吧？”

“我必须先知道——”

“你必须先知道我愿不愿意接这份工作。”

她双眉一蹙。“你已经来了。”

“飞机票是我自己付的。”他笑着提醒她。

她几乎开始讨厌他那种“无所谓”式的笑容了！“那你要如何才肯接这份工作？”

他伸伸懒腰站了起来，修长挺拔的身躯散发着一股黑豹似的优雅慵懒。“以一个才出道不久的摇滚女歌手来说，她如何能让人花高价请一个世界顶尖的杀手来杀她？理由在哪里？”

“烈火现在是全东南亚最知名的女歌手！”

“这算是好理由？”他笑着看她。“我没听说有人要宰